



在赤水看桫欂

◆ 童孟侯

赤水

到了贵阳,朋友问我想到哪里走走? 黄果树大瀑布? 织金洞? 梵净山? 草海? 或者……我说我只想看看赤水。赤水虽然不大,但有名气,一是因为红军当年和蒋介石的军队像捉迷藏那样,从赤水渡过来追过去,所谓“四渡赤水”;二是因为茅台酒用的就是赤水的水,茅台镇就在赤水河边,没有用赤水的水,酿出来的就不是茅台酒。

朋友说明天出发,她搞了一辆吉普车,找了一位技术娴熟的驾驶员,那师傅曾在驾校当过培训老师,足可放心。到赤水去没有火车和飞机,只能用车轮子翻山越岭。我们上午从贵阳出发,没想到第二天凌晨才到达赤水,驾驶员一会儿走回头路,一会儿走错路,有一次差点闯进重庆的地盘,他连连打着自己的脑袋说鬼打墙了鬼打墙了!

太阳爬得很高了我才起床,吃完点心我就被拉往附近的桫欂自然保护区公园。我说客随主便嘛看沙桫就看沙桫。朋友说这个字不念 sha(沙)而念 suo(蓑),桫欂。

走进占地足足 13300 公顷的保护区,听导游一介绍,我立刻对桫欂肃然起敬,原来这种看上去并不怎么起眼的树木是“古生物化石”。我们人到这个世界上转一圈只不过几十年,算足了也就 100 多岁,然后匆匆离去。人家桫欂在地球上已经挺立 2 亿年了,2 亿年啊!它们和恐龙是一个时代的,恐龙消失了,可桫欂还在(考古学家在赤水附近没有找到恐龙的化石)。在贵州保护区里,一共有 4 万多株桫欂,云南、四川、广西、台湾等地虽然也有桫欂,但只是零星的几棵几十棵罢了。

我抬起头瞻仰郁郁葱葱的桫欂,只见它们很高大,有的三四米,有的七八米,枝桠像伞那样撑开着遮挡着,叶片整齐有序,左一片,右一片,很对称。

桫欂是一种很不好伺候的濒危植物,它们适合生长在气候温和、日照短、湿度大、无污染的地方,适合长在林下或者溪边阴地,适合长在地势险要,山高坡陡,河谷深邃的偏僻远处……是的,如果它们生长在人迹很容易到达的地方,比如广州、苏州等地,也许早就绝迹了。所以,这个 1984 年建立起来的桫欂自然保护区,被植物学家称为“桫欂避难所”,它是中国国家级的,是世界上保存得最好保存得最多的桫欂乐土。

我呆呆地想,一个非常熟悉道路的优秀驾驶员,一路开车过来竟然“鬼打墙”,七拐八弯最后半夜才靠近赤水的桫欂保护区,是不是因为桫欂不喜欢人类前去打搅它们呢?也就是说,这次远行我能观赏到这古老植物实属万幸。赤水河的水不是赤色的,它像其他河流那样没什么特别,唯有这桫欂,给了我意外的惊喜。

回到家,我查了《辞海》,惊异地看到,桫欂:“茎含淀粉,可供食用”。《辞海》写这些干什么?万一人们晓得桫欂可以吃,都砍了背回家去,如何是好?



本版摄影:台湾风光 图 TP



台湾

相识的感觉

◆ 黄阿忠

走在台北街头,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,街上急驶的车辆,以及沿路闪着锃亮灯光的店铺,还有百货大楼、公园、博物馆等等,这里的一切似曾相识。不知怎么,见到这些景物,我有回到家中的感觉,或许,这并不奇怪,因为我们有相同的肤色,有相同的文字,有相同的语言,如果按炎、黄繁衍的中华民族排论,我们是应该互称兄弟的。

我们在广场抬头看“台北 101”,使我想起上海的金茂大厦;走在林荫道旁望国父纪念馆,让我想起闹中取静的香山路上的孙中山故居;站在阳明山上远眺,我又想起了出生在河姆渡旁的王阳明以及他所倡导的“学实黜虚”、“经世致用”的学说。使人流连忘返的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。我有幸遇上馆中珍藏的汝窑瓷和北宋画。汝窑的瓷质赛玉,晶莹剔透,胎尽脱火气,玻璃橱中一排排陈列着,温润之气息不时向你袭来。馆中藏有玉和翡翠,“白菜蛭蛭”巧夺天工,“红烧肉”天造地配,真可称之为镇馆之宝。书画馆中悬挂董源、巨然、郭熙等人的大幅作品,细品三昧,于其间悟出笔法圆润,气势雄厚,泼墨轻岚,烟云流畅之山水真谛。宋代的苏、黄、米、蔡四大书家的作品也于架上陈列。黄山谷的“松风阁”和米元章的“蜀素帖”也在其中。这两件作品有单行本出版,我藏有这两本字帖,山谷的“松风阁”我曾经临写过,故而,看到此特别的亲切。苏轼的《前赤壁赋》其字特见文人氣息。原本与影印出版物确实大不相同。只是蔡襄因为晚节不保,大陆很少见到他的字,但看到他的书法作品,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书法艺术。

台北的夜市也值得一看,这夜市,其实就是大排档。沿街一溜排开,有各类小吃。什么担担面啦,卷心包子啦,还有粉条、米线、炒米粉等等,游客还可以点上墨鱼、小龙虾等炒上一盘,佐以阿里山生啤,其味鲜美可想而知。所有这些,在大陆称之为食文化。与之博物馆内的翡翠、白玉、书法、绘画等文化相对,亦不失展现其民俗风情的一道独特的风景。我忽然想到中国人的智慧,中国人对“趣”“味”的把玩,这田里种植的五谷杂粮,并不是简单地在水中煮上一煮了事。

那雨后,我站到了台湾最最南端的一个叫做垦丁的岩石上向四处眺望。天薄薄的有点阳光,依稀能看见远处的沙滩,仙人掌经雨冲刷更显绿葱。从垦丁往东看是巴士海峡,往西看是台湾海峡,海面开阔,看不到边,海水不时轻轻地拍打二块形似“猪鼻”、“鹅銮鼻”的岩石下的礁石,卷起白白的如雪般的浪花,浪击礁石的声响时缓、时急,扬起抒情的节奏。

去日月潭和阿里山是为了圆儿时的梦。游船在潭中兜了一圈,我感到了水中的灵气,看到了太阳光泻满了整个湖面,波光闪闪,光斑随着水波跃动。湖边的翠竹、芦苇和远处的青山忽隐忽现,虚虚地凌万顷之茫然。去阿里山时有雨,一整天下个不停,雨生成雾。山在云雾缭绕中,使人不识阿里真面目,好在有樱花,红的、粉的点缀在白茫之中,如梦、如幻,如入仙境一般。

济南

灵岩寺揽胜

◆ 王琪森

群山逶迤,林木葱郁,塔影蓝天的千年古刹灵岩寺,位于泉城济南市郊,南倚五岳之尊的泰山。明代大文豪王世贞游后曾感言:“灵岩是泰山背最幽胜处,登泰山不至灵岩,不成游也。”

当我们乘坐的巴士临近“环谷千峰秀,寻溪万滤清”的灵岩景区时,第一道山门便是建于清乾隆二十六年(1761)的青石大牌坊,“灵岩胜境”乃由乾隆御笔所题。灵岩寺的山门建造得并不张扬,简略而朴实,只是旁边悬崖上镌刻的八块乾隆御碑(记载了这位旅游帝王九次来此写下的部分诗篇),凸显了古寺曾经的尊贵与显赫。

进入寺院,一种高古朴茂而厚重婉约的历史感扑面而来,老柏古松遒劲苍翠而蟠曲奇逸,那从古到今的诵经礼佛之声,犹如天籁清音融入了树中的年轮。面阔三间的金剛殿,有“哼”、“哈”二位护法金剛,在佛地终年护卫。进入天王殿后,正面是笑口常开、大肚袒露的弥勒,后面则是韦驮。东西两侧“风、调、雨、顺”四大天王,造型生动而威武刚正。钟鼓楼坐落于天王殿院的南北面,在那悠扬的晨钟暮鼓声中,传递着人寿年丰、风调雨顺的祈愿。“善哉善哉,大雄世尊”所在的大雄宝殿,虽是清代建筑,但却沿用了宋代覆莲柱础和线刻八角柱,显得十分大气持重而古穆浑朴。殿前有千年的老杏古柏相守,更是把这佛像庄严之地浸润得超凡绝尘。大雄宝殿北是五花殿遗址,这是真正的宋代旧筑,据《灵岩志》载:“阁架两层,龟首四出,备极精工。”可见营建得精工华美,后被毁于火灾。而今的断壁残垣上丰茂的蒿草在风雨中絮语,似低诉着那曾经的辉煌,给人以往事如烟的启悟。

气势恢宏、彩绘瑰丽、飞檐雄峙的千佛殿不仅是灵岩寺的主体建筑,亦是整个千年古刹藏宝纳珍之地。殿正中供奉着法身、应身、报身三尊佛,跏趺而坐,雍容端庄。佛前的那盏须弥灯在千年前就已点亮,悠长的岁月流逝使多少欲望折戟沉沙,多少梦幻烟消云散,唯有这如豆一灯却亮丽至今,从而演绎着何谓执著。



同里

水美戏真

◆ 赵荣发

知道同里素有“梦里水乡”之美誉,却不料在这名人名士荟萃的苏南古镇上,居然还有一个土戏台,而且,这戏台上居然还上演着一出源自于古镇文脉的戏文。

初夏季节里的一个双休日,我和华康兄等一批好友驱车来到心仪已久的同里。我们原先准备游览的第一个景点是遐迩闻名的退思园,谁知就在我们穿过镇区外围,刚走近退思园大门时,却被不远处传来一阵戏腔吸引住了。咦,那不是锡剧吗?我怦然心动,招呼着大家循声追去,便见一箭之遥的镇中心有个土戏台,上面果然正在演出一出锡剧,而且很快辨出那戏目乃是熟稔于心的《珍珠塔》。

少年时代的回忆就如春潮一般地浮起。此刻,戏台上正上演到“方卿借债姑妈”一折戏。台上的道具,桌椅端放,锦缎铺设,一应俱全,两位演员的演出也极具功底,走步掩面,嘲着怨怼,一招一式,都显出专业素养。最赞叹的是他们的唱功,高处明亮,低处委婉,刚柔相济,一板一眼,皆无半点差池。我敢断定,这班演员肯定是哪个正规剧团保留下来的,否则,他们也不可能在同里这个戏台上站稳脚跟。

这样的演出自然也吸引了簇拥在戏台前的许多观众。几位高鼻头蓝眼睛的老外频频举起相机,而站在我身边的一位白发老翁听着听着,居然跟着戏文唱出声来。见我朝他笑笑,他才讪讪而言,见笑了,见笑喽!

那一天,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,我或许会看到演出结束。那一天,我在退思园听到了由两位身着长衫旗袍的搭档演唱的弹词开篇《太湖美》,我在街头听到了一位摊主用陶埙吹出的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》,我还在下榻的宾馆厅堂里听到了女子四人组合演奏的江南丝竹《茉莉花》……

同里之美,不仅在于那星如棋布的 47 座古桥,也不仅在于那一片片傍水逶迤的明清建筑;同里之美,更在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色中,不时飘飞着的吴侬软语、芳香如缕的江南小调和地方戏曲,那种将古今人文水乳交融在一起的气息,让你我有一种恍若梦中的感觉,无端地便会醉了一般。